



黄旭华：干惊天动地事、做隐姓埋名人

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，2月6日在武汉因病去世，享年99岁。67年前，黄旭华投身核潜艇研制，之后，为国隐姓埋名整整30年，习近平总书记点赞“黄旭华们”干惊天动地事、做隐姓埋名人。

1945年，他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

1926年3月12日，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（原海丰县）一个普通的乡医之家，排行老三。耳濡目染，他有了悬壶济世的理想。转眼间，黄旭华将上初中。可日寇入侵，学校停办。1938年大年初四，黄旭华和大哥辞别双亲，赶往广东揭西山区的聿怀中学求学。1944年，黄旭华几经辗转到了重庆，进入国民政府为流亡学生开办的大学特设先修班。他如饥似渴，孜孜以求。1945年9月，海边出生的黄旭华，考入国立交通大学（今上海交通大学）造船系。

1946年，黄旭华和同学们随交通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，经同学推荐加入交大著名的学生进步社团“山茶社”。在那个中国即将迎来历史大转折的时期，他参加了去南京请愿的“护校”运动，他掩护进步同学厉良辅逃跑，他机智地躲过了反动宪兵的抓捕……

血与火的洗礼，锤炼着黄旭华的品格

1949年春，黄旭华成为中共预备党员。7月，他被选派

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。作为党校第一期学员，交大仅有两人。1950年4月，黄旭华入党转正。“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，我可以一次流光自己的血；如果革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把血流光，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光。”入党转正汇报思想时，他用这样的一段话表明心志。誓言无声。入党转正时的话语，成为其一生信守的诺言。

“失踪”30年

1958年，一通电话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，他从上海到了北京才知道，国家要搞核潜艇。从1958年到1988年，黄旭华隐姓埋名，无怨无悔地投身于核潜艇的研制之中。

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”，毛主席在1959年的豪言壮语，如同灯塔般照亮了黄旭华和同事们前行的道路，激励着他不断前行。

当时，中国连核潜艇的轮廓都未知。黄旭华和同事们以“放大镜”搜罗信息，用“显微镜”剖解数据，举“照妖镜”甄别真伪。

“当时条件异常艰苦，吃的是发苦的粗粮、住的是透风的板房。”回忆起数十年前的

黄旭华一起共同经历的难忘岁月，今年83岁、黄旭华的多年同事黄忠宝历历在目。

在荒岛零下30℃的板房里，黄旭华与同事们裹着棉被推导公式，“头拱地、脚朝天”昼夜鏖战，在木板上画图纸，用罐头厂压力锅模拟深海压强，啃冻土豆当年夜饭，盐碱地渗出的苦水是“特供饮料”。

30年“水下长征”，每一步都浸透着苦涩。女儿黄燕妮上学途中跌入雪坑昏迷九天九夜时，他正跪在冰面上测绘数据；二哥病危的电报传来时，他颤抖着将家书塞进炉膛——火光映照他刻在墙上的字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。

终于，1970年12月26日，中国首艘核潜艇下水。指挥舱内，黄旭华咬破嘴唇咽下热泪——这艘钢铁巨鲸的每颗铆钉都浸着算珠打出的血汗。

四年后，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“长征一号”，正式加入海军战斗序列。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！

“为了工作上的保密，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。离家研制核潜艇时，我刚30出头，等回

家见到亲人时，已是60多岁的白发老人了。”黄旭华说。

直到1987年，一篇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让九旬母亲颤抖着剪下报道，含泪说道：“三儿（黄旭华）的事情，大家要理解，要谅解！”

知儿莫若母！这句话传到黄旭华的耳中，他泪如雨下。

1988年南海深潜试验，黄旭华顺道探视老母，95岁的母亲与花甲之年的儿子对视却无语凝噎，30后再相见，黄旭华已双鬓斑白。

黄旭华埋头苦干的人生，正是中国核潜艇人不懈奋斗的缩影，他们是骑鲸蹈海的“无名英雄”。

捐献2000万元

2020年1月，黄旭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，奖金800万元。随后，黄旭华向他所在的七一九研究所捐赠1100万元，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，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；向湖北省、武汉市、武昌区科协分别捐款；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设立“旭华基金”，激励优秀毕业生积极投身国防军工事业。近年来，黄旭华将个人所获得的各级各类奖项奖金约2000万元几乎全部捐献，用于国家的科研、教育及科普事业。（摘自《湖北日报》2.8 江卉、许旷、李婷/文）

“黑求恩”：中国首位外籍中医博士



在四川成都一座中医院内，“洋大夫”迪亚拉常年坐诊。迪亚拉来自马里，已在中国定居40年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是四川乃至全国都名气响当当的中医大夫。因为医术精湛，迪亚拉还被网友亲切地称为“黑求恩”。

5年过去了，中医班里的外籍留学生只留下了两个人，迪亚拉就是其中之一。拿到硕士学位后，“四川中医也很有名，于是我转战成都，继续读博。”他说。

1997年，迪亚拉从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，成为中国首位外籍中医博士。

首次看诊“追病人”

1997年，迪亚拉成为四川一所著名中医院的中医。一名患者推开了迪亚拉诊室的大门，往里一看——穿白大褂的医生是个“老外”，于是掉头就跑。迪亚拉追了出去，解释道：“我就是你的医生，我给你

看，如果治疗没有效果，我不收费。”令迪亚拉欣喜的是，过了段时间，这名患者带着她的妈妈和姐姐来找他看病。

一次，迪亚拉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老同学比尔在街头偶遇，当时比尔正寻找愿意加入“无国界医生”救援组织的人，迪亚拉立即决定加入。在云南红河蒙自，迪亚拉免费为当地麻风病人看诊。之后多年，他频繁往返于四川、云南、湖南、青海等地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医生。

其间，妻子杨梅一直陪伴在迪亚拉左右。杨梅是个成都姑娘，两人有一儿一女。说到

这段爱情故事，迪亚拉分享了一则小插曲：“我们最初并不被杨梅的父母看好。她母亲当时肩周疼，听说成都有个外籍中医医术高明，便去看病。对，那个中医就是我。我心里美滋滋，这不是送上门的机会吗？我立马说，‘阿姨，下次我去您家给您把脉’。一来二去，我的真诚打动了她的父母。”

“将中医传播到我的祖国马里”

这些年，迪亚拉又投入到另一项事业中，“将中医传播到我的祖国马里”。2019年，全球首个中医技术鲁班工坊在马里落地，这也离不开迪亚拉的大力推动。鲁班工坊建成后，他为马里人民艾灸、拔罐、刮痧、推拿。

“我希望，非洲每一个国家，甚至全球每一个国家都能建立起这样一座鲁班工坊，为那里的人民带去实实在在的好处。”迪亚拉说。

（摘自《环球人物》毛子菲、蔡晓慧、李佩茵/文）

学中医要“换频道”

迪亚拉1964年出生在马里一个医学世家。1984年，他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，以优异的成绩被马里政府选派到中国留学。

迪亚拉最初在北京学西医，却渐渐地被中医的博大精深吸引。“我上学时，一名同学扭伤了脚，痛得很厉害。校医为他针灸，他立马就不痛了，还跟我们一起走回了宿舍。我当时就觉得，中医太神奇了！”

1986年，迪亚拉前往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。第一个学期期末，考古汉语，班里有一半中国学生不及格，迪亚拉也没通过。他很是受挫，去书店买了几本厚厚的字典，每天泡在图书馆里。为了弄清楚人体的经络和穴位，迪亚拉随身带一条毛巾，在毛巾上练扎针。待针法稳了，他又将毛巾换成难度更高的肥皂和海绵，走到哪儿扎到哪儿。

半坡人的骨针

汪曾祺

我这是第二次参观半坡，不像二十年前第一次参观时那样激动了。但我还是相当细致地看了一遍。房屋的遗址、防御野兽的深沟、烧制陶器的残窑、埋葬儿童的瓮棺……我在心里重复了二十年前的感慨——平平常常的、陈旧的感慨：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生活下来的，他们生活得很艰难——也

名家精品

许他们也有快乐。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。生活是悲壮的。我看到两根骨针。长短如现在常用的牙签，微扁，而极光滑。这两根针大概用不过数次，缝制过不少件衣裳——那种仅能蔽体的、粗劣的短褐。磨制这种骨针一定是很不容易的。针都有鼻，一根的针鼻是圆的；一根的略长，和现在用的针很相似。大概略长的针鼻更好使些。

不刻意就是真松弛

胡渐彪

有个英国记者，到南美洲的一个部落进行访谈。在走访的过程中，这个记者看到一个老奶奶在卖柠檬。市集上人来人往，但购买柠檬的人寥寥无几。尽管如此，老奶奶依然面带微笑，看着每一个从她面前走过的人。记者于心不忍，觉得老奶奶太辛苦了，打算把柠檬全部买下来，让老奶奶高高兴兴地回家。结果，老奶奶回了一句：“都卖给你？那我下午还卖什么呢？”

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记者和老奶奶的态度就是我们对待工作的两种态度

的隐喻。记者认为工作是为了生活，是迫不得已且要尽快结束的，所以他觉得只要没有任务了，人就快乐了。事实上，当你用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工作和生活时，你就很容易认为，工作就是累赘，就是在妨碍你获得幸福。有这样的心态，你很难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松弛感，工作的效率和成绩也难以提升，反而会

影响你的生活质量。相反，老奶奶认为工作不仅仅是赚取金钱的劳动，还是生活体验的一部分，所以她能更自然、轻松地对待自己的

工作。如今，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但与其说这种状况是入侵，不如说是融合：我们在生活中工作，在工作中生活，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工作，我们会获得这样一种感受，即工作的快乐程度其实已经决定了生活的快乐程度。

（摘自《松弛感：成为有办法的人》中信出版集团）

（摘自《松弛感：成为有办法的人》中信出版集团）

风
胡弦

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，风在怎样经过。当一个人远去，没有音讯，只有风声。当一个人从远方归来，已变成一段难以把握的感情。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，风在带走，还是在放下，穿过某个事件时，它曾怎样与那个中间的火苗相遇。它吹着岩石，推敲其沉默；吹着水，吹着患有不孕症的平面。

有时，你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但风在吹，过往的一切又在风中重来。

有时没有风，寂静像一种面向虚无的呼吸。有时，风吹着吹着就散了，像一种根深蒂固的伤感。

有时大风过后，码头和船像刺在世间的物。但你仍然不知道，风是个虚构的秘密，还是某种无法探究的实体。（摘自《猜中一棵树：鲁奖诗人胡弦的自然诗集》南京出版社）

诗情画意

左侧的执拗

魏京珍

那时候儿子刚3岁。每天早上妈妈上班，顺路送他去幼儿园。从家门口到大街的那段路，没有灯。母子并排走，交替数着数字。妈妈说一，儿子说二，妈妈数三，儿子数四……这样数到一百，然后再由儿子先数一，妈妈数二，依次数下去。那条漆黑路因此并不令人害怕，反而饶有趣味。

忽然，妈妈听到对面有声音，她抓紧儿子的手，把他迅速拉到右边。孩子很好奇，她给儿子讲交通规则，告诉他走在左边会有危险，妈妈是为了保护他。儿子没有作声，蹦蹦跳跳地又跑到她的左边。妈妈生气地大声斥责：“怎么不听话？快到右边来！”

儿子平静地说：“我是故意站在左边的，我想保护你。我受伤没有关系。如果没有了我，你还可以再有孩子。可如果没有了你，我再

也不会有妈妈了。”
“如果没有了你，我再也不会有妈妈了”，竟然真的是这样！这是他生命中的唯一，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。平凡的妈妈，在孩子心里，是宝贵而伟大的，值得他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，这是年轻的她从来没有意识到的。
她是性情含蓄的人，没对孩子说过“我爱你”这样的字眼，那会让她害羞。孩子也没有说过，却以这样自然而朴实的方式表达了它深沉的内涵。孩子的话像石刻般烙在妈妈的心里，使她常常不自觉地想起并反省自己是否配得上，同时也在一次次的困苦艰难中，重新变得坚强。

“如果没有了你，我再也不会有妈妈了”，这句话不仅照亮了夏夜中那条僻静的小路，也点亮了母亲此后的生命旅程。
（摘自《今晚报》）

人人讲安全
个个会应急
畅通生命通道

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